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陳拾遺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陳拾遺集卷七

唐　陳子昂　撰

頌　文　引　歌　狀　詞　序

上大周受命頌表 天授九年

臣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為代典伏惟神聖皇帝陛下闡玄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

王已來未嘗覩也臣聞仲尼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預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欝悒也臣草鄙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又覩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圖悉皆目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氣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採風謡揮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聲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彝典其可闕乎臣不揣朴固輙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

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揄揚盛美亦小臣區區丹慊之至謹輒詣洛城南門奉進塵冐旒冕伏表慚惶

大周受命頌 四章并序

臣聞大人升階神物紹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上招飛鳥下動泉魚古之元皇祇承上帝所以協人祉匹天休卓哉神明昭格上下莫不以之矣是故物有可則而道有可宗謂之文獻其原上也緬哉有唐欽崇天命三祖繼統品物咸章玄歷改元黄瑞告神皇出地軸陟天

階歴軒轅登太昊集升初始之極以授我皇符烏之肇
開闢元台女希氏姓神功大哉莫不盛於玆日矣乃察
璿璣稽寶命發玄讖升紫圖則天㮣然皇文炳也非夫
昇光之曜魄寶之精其孰能威神皇赫赫若斯者哉是
時三階底平百揆時序天下昌矣玄功溥矣西土耆老
欣然來稱曰至哉天子恤我元元勤勞下都升聞上帝
臣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皇帝嗣武以主七鬯豈不宜
乎神皇首然廼登昆侖之臺修三統觀五始探命歴之

紀則知元氣之所造也方採鍾龍象鳴鳳協林黄之律以因生賜姓九月戊申朔六日巳卯朔神都耆老遐荒夷貊緇衣黄冠等萬有二千餘人雲趨詣闕請曰臣等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皇帝二十五子班為十二姓高陽氏才子二八命為十六族書云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然則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錫氏之規臣等伏惟陛下受天之符為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以纂武承家以克永代陛下崇錫類垂憲章不易日月天人

交際斯亦萬代之一時臣等固陋不達大道敢昧死上聞神皇穆然方御珍圖謙而未許也越翌日庚辰文武百寮又與耆老夷貊道俗等五萬餘人守闕固請曰蓋臣聞聖人則天以王順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為母天之丕律元命也人之大猷定姓也陛下不應天不順人獨高謙讓之道無所憲法臣等何所仰則敬冒昧萬死固請是時目踵昆吾有鳳鳥從南方來歷端門羣鳥數千繳之又有赤雀數百從東方來羣飛映

雲迴翔紫闥或止庭樹有黄雀從之者又有慶雲休光半天傾都畢見羣臣咸覩於是衆毗雲萃囂聲雷動慶天應之如響驚象物其猶神咸曰大哉非至德孰能覩此昔唐虞之瑞邈聽矣今則見也天物來聖人革時哉況鳳者陽鳥赤雀火精黄雀從之者土也土則火之子隨母所以纂母姓天意如彼人誠如此陛下曷可辭之昔金琴鳳凰鎬京黄烏赤氏朱鴈有吴丹烏皆紀之金冊藏之瑞府以有事也陛下若遂辭之是推天而絶

人將何以訓於是皇霈然曰俞哉此亦天授也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歷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命為嗣皇崇乎紹天統物其赫胥大庭之上事已乃獻頌曰

天命神鳳降祚我周彩容有穆其儀孔休惟我有周實保天德上帝臨命纂承唐極人曰天祐有皇女帝造天立極緬然猷嶶赫我皇帝乃先厥徵匪天之命鳳鳥誰歸因生錫氏革號循機豈不順乎天而應乎人帝曰俞

哉

右神鳳章

翺翺赤烏朱火之光含神之務祕帝之祥在昔甲子降祚於昌今則庚辰翩翩來翔來翔維何作我聖皇提提黄烏載飛載揚從火之母應土之王體仁資孝類我嗣皇恭膺錫氏稽首龍章天授萬年聖帝煌煌

右赤雀章

崑崙元氣實生慶雲大人作兵五色氤氳昔在帝嬀南

風既薰蕤芳爛湧郁郁紛紛曠矣千祀慶雲來止玉葉金柯祚我天子非我天子慶雲誰昌非我聖母慶雲誰光慶雲應矣周道昌矣九萬八千天授皇年

右慶雲章

周道赫兮天寶開八方協公兮萬國來天人應兮雷雨作聲教殷兮宇宙回璿圖寶兮稱萬歲神皇穆兮崑崙臺

右毗頌章

國殤文一首 并序

丁酉歲三月庚辰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敗王師於榆關峽口吾哀之故有此作

天未悔禍兮熾此山戎虐老昏幼兮人罹其窮帝用震怒兮言剪其凶出金虎兮曜天鋒掃宇宙之甲馳燕薊之衝何士馬之沸渭若雲海之洶洶荆吳少年韓魏勁卒戈矛如林白羽若月且欲蹈烏丸之壘刈赤山之旗聯青丘之徼封黄龍之屍凶胡猖獗姦險是憑蛇伏泥

滓蟻鬬丘陵哀我將之忔勇兮無算略以是膺陷天井之死地屬雲騎以相騰短兵既接長戟亦合星流飈馳樹離一作雜山沓智無所施其巧勇不能制其怯頓金鼓之雄威淪輿尸之敗業天乎哀哉鳴石既書白日頹主將巳死士卒哀徒手奮呼誰救哉含憤沈怒志未迴殺氣凝兮蒼雲暮虎豹慄兮殤魂懼殤魂懼兮可奈何恨非其死兮棄山河血流骨積殪荒楚思歸道遠不得語降不戮兮北不誅殁不賞兮功不圖豈力士之未狥誠

師律之見孤重曰壯士雖死精䰟用凶醜爾雠不可縱我聞僵死能厲災古有結草抗杜回荀前失之未遠儻冥雠之在哉嗚呼䰟兮念歸來

禡牙文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吕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

敢亂天常乃蜂屯丸山豕食寮野宴安鴆毒作為攙搶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令大軍已集吉辰恊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咸威將士聽誓方俟天休命為人殄災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召我天子之德允乃(旴本有爾字)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讐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海文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邉道軍海運度支大使（旴本有虞兼字）部郎中正玄珪敢以牲酒沈浮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國家昭列象昏恵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猖狂忘道悖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度遼諸軍横海諸（一作之）將天子命我羸糧景從令旌甲雲屯樓船霧集且欲浮碣石凌方壺襲朔裔即幽都而濵漲（一作漲海）無倪雲濤洄潏泒山遠島鴻洞天波惟爾肅恭祀（一作令）典導鷁首屏（一作騎）鯨魚呵風伯遏天吳使蒼兕不驚皇師允濟攘慝剿虐安人

定災蒼蒼羣生非神孰頼無昏汨亂流而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弔塞上翁文

居延蜀本作近海南四餘百里闕南驛一作有古城焉土人云是塞上翁城今為戍其基扃趾跡葢數千年也丙戌之歲兮我征匈奴恭聞北叟兮託國此都弟尚於一作尚於于叟日月遐邁予一作及今來思實獲心契欣問於叟何德其愚盱本作何德之愚僻居幽漠浩與世殊忘情逸馬胡寧而知福謝於隣人何

達而不淑丁男既存君子知復人以為極也伊懐兹土既板且築扃禁天崇墉隍雲矗今則蕪一作荒穢世亦不毓其何故一作故何哉賢叟之德登叟之堂天道何其一本無其字遠而兹理茫茫人代日故兮丘郭日荒魂魄何家不歸其鄉蜀本作魂魄何為不歸故鄉盱本作魂魄何家獨不歸其故鄉叟乎叟乎我心之傷

祭孫府君文

維年月日子昂謹以牲酒之奠致祭故延俊府折衝燕然一本有平字孫府君之靈惟君少馳英武早效成功聲雄塞上名

重闕中憺稜威於敵國存大節於家風既揮金而退老方餌玉一作藥於仙童何昊天之不弔隨大化之云一作以終一作長白馬故人青烏送往素車永訣黄壚誰賞醑一作酒盈觴魂兮尚饗

為建安王祭苗君文

維某年月日朔方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以酒饌之奠祭故壯武將軍左玉鈐衛中候左三軍營主苗君之靈君忠勇兼資戎麾夙濟烏丸作逆赤羽從軍方且任

君先鋒仍馳後勁刈鮮甲之壘摧蹋頓之師執馘獻俘歸受國賞何圖大勳未立隨命先凋永懐谷嗟情用兼慟故命酒奠告爾殤魂君其有靈歆兹薄酹嗚呼尚饗

祭黄州府君文

維年月日朔孫女夫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黄州高府君之靈惟府君含德元亨保和光大才堪濟世而運屬承平器元登台而命鍾留落有瑚璉之寶無廊廟之資豈圖大位不躋幽靈永昧尊儀潛翳三

十餘年玄殯既開黄腸已古今青烏改卜丹旐來歸窀穸即期幽明永訣某等忝承嘉惠奉事門闌興言追慕實增感咽竊惟精意以享黍稷非馨敢陳薄酹以獻明靈嗚呼哀識伏惟尚饗

祭韋府君文

維年月日左拾遺陳子昂謹以少牢清酌之奠致祭故人臨海韋君之靈惟君孝友自天忠義由己有經世之略懷軌物之量甘心苦節風雨不改常欲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無濟天下感激遐詠邈然青雲何期良策未從大運奄忽嗚呼哀哉昔君夢奠之時值余寘在叢棘獄戶咫尺邈若山河話言空存白馬不弔迫天網既開而宿草成列言笑無由夢寐不接永言感慟何時可忘今旐旒言歸關河方遠興言永訣今古長辭鄰攸無子天道何知洛陽舊陌拱木猶存京兆新阡孤松已植已矣常生云何及矣大運之往聖賢同塵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宇文夫人文

維年月日朔女夫其謹以清酌嘉蔬之奠奉祭於故高氏河南宇文夫人之靈恭聞夫人有清穆之德皓潔之行淳懿肅恭内外仰則而遺風素範蕙敷蘭滋用能惠心光孚氣氳沼沚崇嚴壼訓芬郁母儀中饋柔嘉娣姒有則豈圖慈顏幽翳於今年髦木已拱尊靈廓然今吉辰協應幽殯方開容象如在器質已灰敗卜禮典宅兆方遷山園既列祖載行焉哀子號咷女也嬋媛終天永訣泣血流漣其謬承嘉惠預叨姻戚生事早睽送終空

積竊聞精意以享黍稷非馨敢陳薄酌以獻明靈伏惟
夫人明神尚饗

祭率府孫録事文

維年月日朔某等謹以云云古人歎息者恨有志不遂
如吾子良圖方興青雲自致何天道之微時而仁德之
攸孤忽中年而顛沛從天運而長徂惟君仁孝自天忠
義由已誠不謝於昔人實有高於烈士然而人知信而
必果有不識於中庸君不慙於貞純乃洗心於名理元

常既没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仙豈圖此妙未極中道而息懷衆寶而未攄永幽泉而掩色嗚呼哀哉平生知已疇昔周旋我之數子君之百年相視而笑宛若昨日交臂而悲今焉已失人代如此天道罔然所恨君者在天當年嗣子孫藐貧窶胼嗣無父何恃無母懾焉嗚呼孫子山濤尚在嵇紹不孤君其知我無恨泉途嗚呼哀哉尚饗

春臺引　寒食集畢嗣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傷遠遂登高臺而

寫憂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遒從畢公以酬飲寄林塘而一畱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英麗而池館之崇幽星臺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瑤琴芳蕙華而蘭靡乃掩白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鍾歌綠水怨青春之萎絕贈瑤華之旖旎願一見而導意結衆芳之綢繆⾩余情之蕩瀁獨青雲以增愁恨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鷗重曰羣仙去兮青春頹歲華歇兮黃鳥哀富貴榮樂幾

時兮朱宫翠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綵樹歌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氛氲壯瑶臺之微月點巫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結芳意而誰賞怨絶世之無聞紅榮碧艷坐看歇素華流年不見君故吾思崑崙之琪樹厭桃李之繽紛

山水粉圖

仙圖之白雲兮若巫山之高丘紛羣翠之鴻溶又似蓬

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愛雲山以幽求

復讎議狀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議曰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内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

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元慶鬻身庸保為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讎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

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節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及於

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謹議

為建安王誓衆詞

諸總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討有罪姦慝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兵屯甲聚非

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屈已推轂垂涕泣
辜誠恐蒼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為封豕
長蛇荐食上國玉帛皮幣棄而不貢名器正朔僭而有
謀乃將紿神虐人暴殄天物故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
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以上須各嚴職
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隷昏狂不道勞我
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冐犯霜露夫四郊多
壘士大夫之恥蕞爾兇狡一劒可屠况皇帝義兵尅期

誅剪此猶泰山壓卵鴻毛在爐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搴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誅軍有大戮各宜勉勵無犯典刑

金門餞東平序

昔者漢朝卿士供帳餞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

郊雖時稱盛觀而人非帝族東平紫微英冑朱邸天人
蘊岐嶷之瓌姿得山河之寶氣劉君愛士常致禮於幽
人曹植論文每交歡於數子屬鑾輿拜日來朝太室之
前玉檢停刊言返章華之路羣公以眷深王粲思邀祖
道之歡下走以遇重荀慈謬奉芳筵之醴於時青陽二
月黃鳥羣飛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江山
萬里渺然荆楚之塗城邑三春去矣伊瀍之地既而朱
軒不駐緑蓋行遥琴罇之清讌已疲珠玉之芳言未贈

請各陳志以序離襟

梁王池亭宴序

子昂少游白屋未歷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子之興每隔青霄弋陽公座辟青軒飾開朱邸金筵玉瑟相邀北里之歡明月琴樽即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酒醴知慙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已馳歡娱難恃平生之樂其在玆乎

薛大夫山亭宴序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閑門無事對黄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顔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别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遥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澄流水斟緑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凉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静心

閑神渺渺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横思欲垂汗湯而羣遊與真精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鵷鳩之久没徘徊永歎慷慨長懐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静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傷羇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送中嶽二三真人序 時龍集乙未十二月二十日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放身霄嶺宴景雲林畢俗不可得而聞時事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

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迹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歎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蜺裳渺然寘登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翁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吟鳳瑶衣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恭接玆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寘骨甘焉豈知瓊

都命淺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煙去黄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始知楊朱岐路墨翟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也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古者凉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荒
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匈奴
含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胥攸同實
欲高議靈臺偃伯天下而林胡遺孽蓬亂邉甿驅蚊蚋
之師忽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陲皇帝哀北鄙之人
罹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威令未孚亭塞
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邸之天人乃黄閣之元老
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旌旗吟漢庭之簫鼓東

向而拜北道長驅蜺旌羽騎之殷戈𩇕落日突髮㡾蒙輪之勇劒決浮雲方且獵火九都窮蹋頓存肅慎弔姑餘彷徨赤山巡御日域以昭我王師恭天討也歲七月軍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季著作佐郎崔融竝叅帷幕之賔掌書記之任燕南悵别洛北思懽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餞永昌丞房惠玄衣冠之秀乃張蕙圃席蘭堂環曲榭羅羽觴寫中京之望縱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奕

觀兵鎧金鐃戞瑶琴歌易水之慷慨奏隴山以徘徊頽陽半林微陰出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拔劒起舞則已氣横遼碣志掃獯戎抗手何言賦詩以贈

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

騆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户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含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闕茂扁舟入吳告别千秋之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隅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淥水

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手髙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歙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朮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闕

含絕類選作合絕

冬夜宴臨卭李録事宅序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鐘皷雖有會於終

朝琴酒管絃未窮歡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謡而使臨臺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於沈寘李録事吾土賢豪義多於游俠高軒置酒甲第迎賔絲竹紛於綺窓琅玕盛於雕俎樓臺若畫臨故國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乗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烟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於古人錦里名家群公豈慙於昔彦我之懷矣實在於斯

同賦一言俱為四韻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閼遣言别於兹都令龍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官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鮮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江亭迴矙羅新樹於階基山榭遥臨列羣峯於戸牖爾其丹藤緑篠俯暎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座神融興洽望直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遥

見滄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别日無期歎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賖巴儌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别曲何謡各請陳於五字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官於此州雖黄綬位輕而青雲器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鑾駕廵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

而當朝擁騑驂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嵎粤以丙丁之日次於暉公别舍蓋言離也爾其嚴泉列坐竹樹交筵吐青藹於軒窓栖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庭雜峰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庭開水殿而追凉徹氛埃於户外瑶琴合奏翠斝時行譚窈窕於天人極畱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良辰征攀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告别山光黯黯凝緑樹之將曛嵐氣沈沈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畱

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青霞路絶朱紱途遥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盡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序

蜀江分袂巴山望别南津坐恨歎仙帆之方遥北渚長懷見離亭之欲晚白雲去矣黄鶴何之楊柳青而三春暮我之懷矣能無贈乎同賦一言俱題四韻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序

考察天人旁羅變動東西南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數莫不雲離雨散奔馳於宇宙之間宋遠燕遥泣別於關山之際自古來矣李參軍白雲英胄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未息來從許下月旦出於龍泉言入蜀中星文見於牛斗野亭相遇逆旅承歡謝鯤之山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林而不見悵若有亡詰祇樹而從遊衆然舊欵高僧展袂

大士臨筵披覺路之天書坐琉璃之寶地簾帷後闢拂鷫鷞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之緑水討論儒墨探覽真玄覺周孔之猶迷知老莊之未悟遂欲高攀寳坐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歡娛恍晚離别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凝而碧山暮驪歌斷引抗手將辭江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為何色悲樂忽而因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懐不拘韋韻

秋日遇荆府崔兵曹使讌序

若夫尊卑位隔榮賤途分使卿士大夫倚軒裳而傲物山栖木食負林壑而驕人未有能屈富貴於沈冥雜薜蘿於簪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疲高縱琴罇之賞崔兵曹紫庭公冑青雲貴人以鍾鼎不足致奇才烟霞可以交名士皇華昭國懷鳳綍而高尋白桂追遊邀兔罝而下顧大矣哉生平未識一見而交道遂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坐合支道林之雅論妙理沈微

崔子玉之雄才斯文未喪屬乎金龍掌氣石鴈驚秋天
泬寥而煙日無光野寂寞而山川變色芸其黃矣悲白
露於蒼葭木葉落兮慘紅霜於緑樹爾其高興洽芳酒
闌頓羲和而不留顧華堂而欲晩長歌何託思傳稽古
之文爰命小人牽記當時之事人探一字六韻成篇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昂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歳時
仲春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

乃故人之駕隱機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事復此琴罇之樂山林幽疾鐘鼎舊遊語默譚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别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娱如何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别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歎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朝廷歡娯山林幽痗思魏闕魂巳九飛飲岷江情復三

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㦝無悶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醴無以娛客至於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為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騎遄速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幽幽幽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

山有雲巴水可興睽闊良會我心愁然請以此酣寄謝諸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余在林白雲岷峩上歳晩來相尋

洪崖子鸞鳥詩序

鸞鳥篇者晉人洪崖子之所作也洪崖子遁我玄魅貢其黙行矯迹汾水習隱洛陽乘白驢衣羽褐遊朝市之際雜縉紳之間時人或將襲青牛師薊子訓之陳迹也甞以翠鸞時棲明主之瑞君子獨立矯世之方於是和

墨澹情灑翰縟意寄孤興於露月沈浮標於山海乃集瑶圃洗玉池翩翩然又以自得也時尚輦奉御梁國喬侶聞其風而恱之乃刻羽翦商飛毫挨牘扣歸昌之律恊朝陽之音率諸君子屬而和之者十有五人始未知夫洪崖也喬子慕義命余叙之凡若干首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僕嘗倦遊傷別久矣況登樓遠國銜酒故人僨胡孽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鮮卑之壘天子賜

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劒即謁承明羣公負戈方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撫劒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一作國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寘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九都赤墀九重佇觀獻凱闕遂君之恩共有策勛飲至方同廊廟之歡偃武櫜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麴郎將使默啜序

葢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居革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假麴公為司賔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感激壯矣朝廷以赴此絶國追送近郊登熊山望鴈塞黄雲千里亭臯悠然僉曰賦詩絶句以贈

嘉一作喜馬叅軍相過醉歌序

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爲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如夢中也南榮暴背北林設罝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子孺子黄中通理時玄冬遇夜徹月在天白雲半山志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玄暢浩爾太素則欲狎青鳥寄丹仙矣日月云邁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時醉書散灑乃昏見清廟臺令知此有蜀雲氣也單大拾遺陸六侍御崔議司崔兵曹鮮于晉崔滷子

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實錄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必以為真醉歌曰獨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潛居時歲忽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兮孺兮其可與理分

偶遇巴西姜主簿序

予疲苶永久未嘗鮮顔正欲登高山望遠壑揮斥幽痗以劘太清姜主簿條自綿中至於林下乃飾琴酒之事雜文章之娛將蠲我憂頹靡取樂夫浩浩之白不可獨也青春之詩又誰咎也逢太平之化寄當年之歡同人

在焉而我何歎南國橘柚陽月初榮北梁山水良辰復別揮手何贈詩以永言云爾

餞陳少府從軍序

夫歲月易得古人疾沒代不稱功業未成君子以自强不息豈非懷其寶思其用然後以取海内之名以定當年之策展其才力受以驅馳少府叔鳳彩龍章才高位下班超遠慕每言關塞之勲梁竦長懷恥為州縣之職屬胡兵犯塞漢將臨邊商君用耕戰之謀充國起屯田

之策皇華出使言收疆場之功白水開筵遂為雲雨之別爾其蒼龍解角朱鳥司辰溽景薰天炎光折地山川漸遠行人動游子之歌罇酒未空送客起贈交之贈嗟乎楊朱所以泣岐路蘇武所以悲絶國古之來矣盍各言志以叙離歌

荆州大崇福觀記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天下咸和中外胥謐倦門法寓澤罔不暨粤若無上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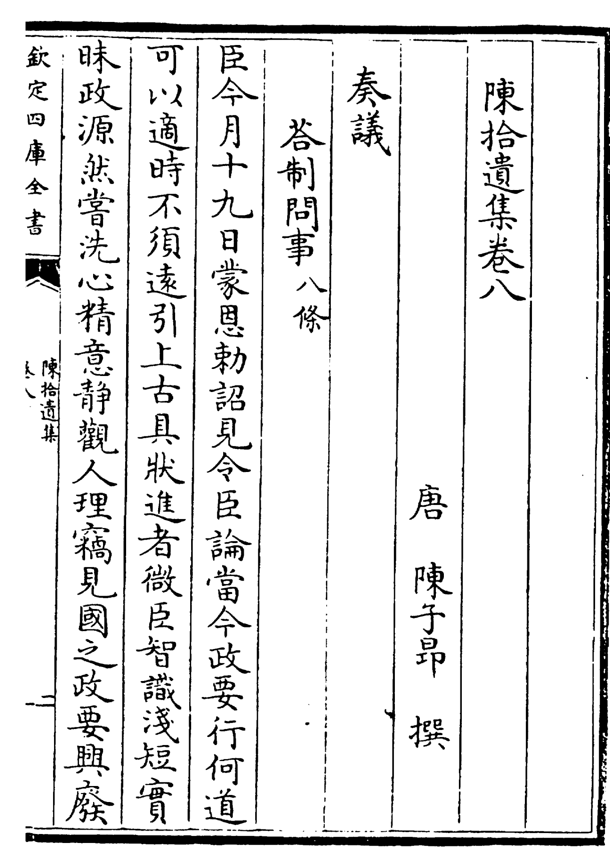
孝明皇帝神明睿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于我諸宮崴甡春風霡霂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王季岐鎬之漸也於戲西伯濳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姑安時處順乘彼白雲以歸帝鄉方域之人嗟咨涕洟靈魄罔遘迺以珠襦玉匣閟兹衣冠榖林方崇喬山未掩龍輴梓寢在茲觀者七月焉餘滅化北顏塗塈積逮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革顯號宗祀于明堂躍試所歷莫不昭晰寵光也長史弘農楊元琰雅量川濬貞節嶽立有倚

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稽皇圖徵文獻以為會稽之廟大庭之初其事尚矣乃表上遺跡祈飾山階司賓卿于惟謙地官主事魯玄傑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恢廓巖猷任佐誠請時皇帝方垂拱璇淵之中以思大化故書奏不荅道士孟安排者玄稟真骨記上陪黄裳羽袂囊中竊感蒼梧遺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昭發聖世復重理前狀伏奉闕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憫然遷思迴慮旌别斯觀錫名曰大崇福焉時龍集己亥聖

歷之二年也翌日又優制褒崇時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王宮天文昭回瑞我鄗郢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瀟湘鬱荊門罷江徼莫不翼戴抃舞澡雪心目者已安排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宮玄圃未始乖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為而無不為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經玄都爰伐琴瑟作為仙觀之宮文彩構檻碱砆砌階櫨栱森鬱以宏合藻井翁赩以天開瑶壇躋於

上清銀闕表於中界高步玄雲肅然靈風髣髴紫陽之天也然後璇題顯曜金格道相朝浮彩雲夕泫清露眇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發矣蓋金簡玉牒可存而不可知崑崙方壺可聞而不可階也猶且曰道録貴乎真經況皇明帝載昭鑠日月而已乃刋作記以傳罔極

陳拾遺集卷七



陳拾遺集卷八

唐　陳子昂　撰

奏議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勑詔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

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實可得而行令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惟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勑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寛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爲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

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静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悦樂於德不悦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砥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聖

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神皇垂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勑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令神皇不以此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戸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知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冐死犯奏所兾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茍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

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然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别必神皇如此任賢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降

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賛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歳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者不爲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薰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狥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茍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効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没於時令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失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蹇（本傳作騫）味道周思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況聖躬不可勞獘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絶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絶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絶餱糧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孰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為美令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版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須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本傳作表顯徇節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王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無竒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算爾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

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算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算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算則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𣏌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搆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德崇重宗支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恵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㣲過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灾厄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恩光將同近臣廷問政要臣實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況天子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誠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上蜀川安危事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巴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以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

兵赴救兵至賊散靡獘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
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録奏稱加
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獘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
諸州逃走戸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
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入國用其
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
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刼殺

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刼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勑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刼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獘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剥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刼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

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與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刼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劒南蠹獘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刼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中軍事

臣伏見劒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

百姓困斃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斃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

次冐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㪷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有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劒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

劒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馳主稅錢者以充脚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益國事

臣聞古者富國彊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内少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劍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用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劍南諸州准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

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來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内得以實中都倉廪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己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

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叅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
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
待顯戮惶慄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

臣竊聞宗懐昌等軍失律者乃彼逆賊詐造官軍文牒
誑召懐昌昌等顢愚無備陷没令諸軍敗失東蕃固知
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
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

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揺人揺則賊得其契故昔者聖人守静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人無憂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

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

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闕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闕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又寬刑漏纓一作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姦宄滋多

令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寛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令水雨如此又徴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況未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趂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切急即目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惰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粮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向一作勾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

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楊玄感以此為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黜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為國瑕隙頗揺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業者有游俠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

無賴子弟暴横日廣上不爲國法所制下不爲州縣所
羈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
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勑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
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彊宗者竝
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
此則山東淳人安於泰山一者以慴奸豪異心二者得
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稭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
自不敢爲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

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彊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羣敗衆者惟在奸雄奸雄既羈亂獘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

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 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予則臣愚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惸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彊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彊禦憚其直而不敢為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

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

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為百姓實委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

以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獘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惸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賴於陛下此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見親御正殿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殷勤儆誡無敢或慾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户習也昔堯

舜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冀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爾臣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掛墻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檝而欲濟河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狥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況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攷第從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嚚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以才能任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甚下一有可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人機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劒以南爰至河隴秦凉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

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饑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容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説陛下以廣地彊武為威

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構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埀衣裳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北討

胡貊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搆遂喪天下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芻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恩勅賜臣紙筆遣於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

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
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 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
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討之因揚
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
之日若報私讐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
率兵馬二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

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凉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為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兹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為九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犄角亡叛雖將邉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作共為形勢有

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髙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雠此

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絶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北蕃既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

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邉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
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
甘州先有降户四千餘帳奉勑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
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
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
傷殘羸餓竝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携
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懐必有賑贍冀望恩
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矜蕃落嗷嗷不免饑餓所以時有刼掠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麥萬有餘石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國家不贍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為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為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牛羊大為其餌而不拯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為羣盜乎羣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壊則甘凉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為亂使其為賊非謂綏懐經逺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猪以慰喻諸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逺矣然時則為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懐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為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況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强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北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

命奏指陳其利害邉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邉遠左右冦賊並當軍興頃年以來師旅未静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嗟頃至凉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纔周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略問其數得亦不多今

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
責其糧數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收猶
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
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覦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户不滿三千
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
成大憂涼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
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

州一旬不給便至饑餒然則河西之命今並懸於甘州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收用為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獲難遍時節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寇未嘗敗衂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灾戎馬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實本畏國家乘其此弊故甲辭詐偽苟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

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東侵實由甘凉素有蓄積士馬彊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凉雖未能刼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奈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

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屯竝為奥壤故每收獲常不减二十萬但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彊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陳拾遺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五行上大周受命頌表例應列入前卷表類原本殆因此篇與頌係同時所作遂誤編於此

第七頁前四行禡牙文以下三首原本闕今從文苑英華補錄

第十二頁後七行按春臺引文内有從畢公以酬飲句當是集其處原本旁注作寒食集畢應有闕文今姑注闕字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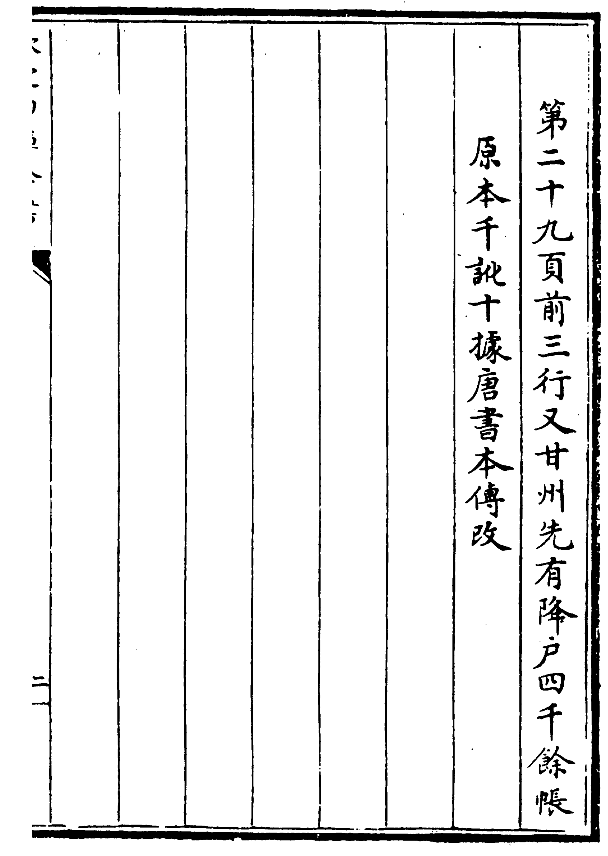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四行言逗章華之路原本華訛葉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談高趣逸原本趣訛趨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偃武橐弓原本橐訛槖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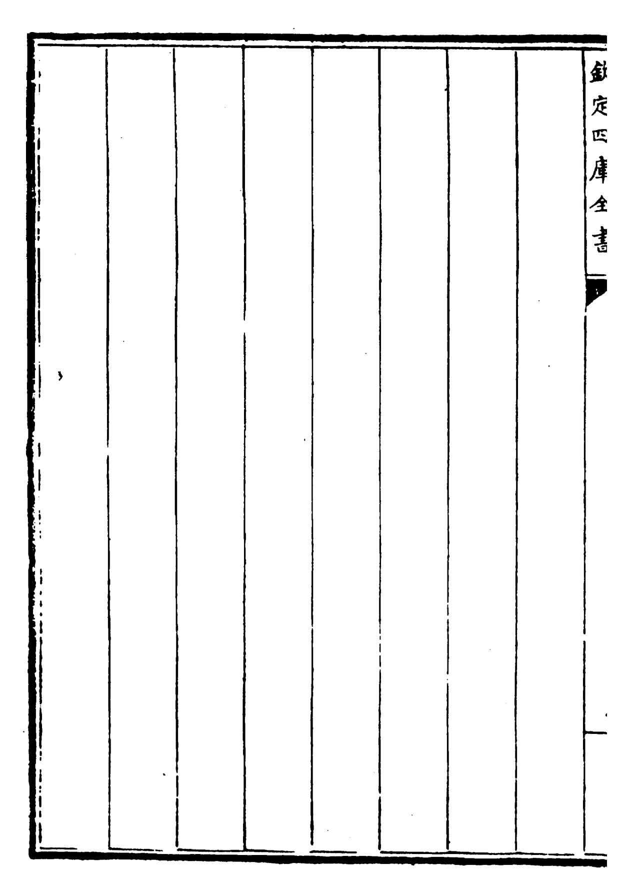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嘉禺參軍相過醉歌序原本過訛過據目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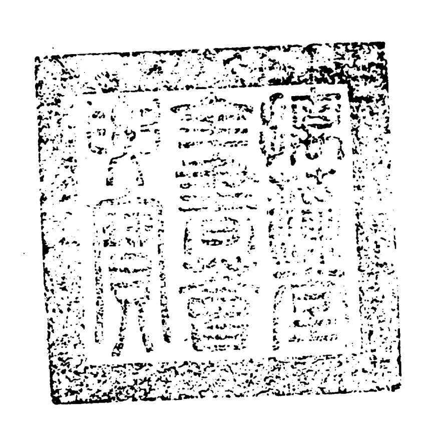
卷八第二十七頁前五行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原本楊訛楊據唐書改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餘帳

原本千訛十據唐書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